

居延汉简《相宝剑刀》册研究综述

韩 华 狄晓霞

(甘肃省简牍保护研究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20; 白银区水川镇镇政府, 甘肃 白银 730900)

[摘要] 1972年出土于居延破城子遗址的《相宝剑刀》册, 为研究汉代铸剑工艺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从释文考释、册书的定名和冶炼技术三个方面对之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以期有所发现。

[关键词] 居延汉简; 《相宝剑刀》册; 铸剑工艺

[中图分类号] K87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115(2009)20-0013-05

从考古出土的刀剑来看, 距今 4000 多年的甘肃齐家文化遗址就有红铜、青铜制成的小件器物, 主要是刀、锥、凿、环和其他铜器的碎片。通过现代科学手段对其成分进行分析, 发现其铸造工艺和其他金属的比例搭配都非常合理。历史上特别是汉代以前对冶铁铸造技术的文献记载较为零散, 例如:《尚书·费誓》载:“备乃弓矢, 锻乃戈矛, 砺乃锋刃, 无敢不善。”大意是说, 军队出发前, 要把戈矛等武器煅好、磨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冬, 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 遂赋晋国一鼓铁, 以铸刑鼎。”这是历史上铸铁最早的记载。《汉书·艺文志》载:“《相宝剑刀》, 共二十卷。”^①从数量看, 铸造工艺和冶炼方法应该比较详细, 遗憾的是此文献早已散佚。无独有偶, 1972 年在额济纳旗的居延遗址发现六枚记录判断宝剑好坏的简文, 为还原《汉书·艺文志》中《相宝剑刀》册提供了珍贵的考古资料, 这六枚简文依据《汉书》的记载, 在第一次发表时暂定名为《相宝剑刀》。

《相宝剑刀》册出土于破城子遗址第四十探方中, 全册计出六简, 简长 22.3 厘米, 宽 1.2 厘米, 木质, 每简一行。原简三编成册, 五六简之间文意不连贯, 似有缺失。该册发表后, 即有学者撰写相关论文对该册进行了专门的考证。按时间先后顺序分别为: 马明达的《居延汉简〈相宝剑刀〉册初探》(下简称马文), ^②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释粹》(下简称《释粹》); ^③钟少异的《古相剑术刍议》(下简称钟文); ^④李零的《中国方术考》(下简称李文); ^⑤沈云韬的《新居延汉简〈相宝剑刀〉册之初步探讨》(简称沈文); ^⑥陈力的《〈居延新简〉相利善刀剑诸简选释》(简称陈文)。本文在此基础上综合各家, 简述了《相宝剑刀》册的研究现状。

一、《相宝剑刀》册释文

释文最早发表在《敦煌学辑刊》第 3 期, 并进行了断句现罗列如下:

●欲知剑利善、故器者, 起拔之, 视之身中无椎处者, 故器也。视欲知利善者, 必视之身中有黑两桁绝者。EPT40:202

其逢如不见, 视白坚未至逢三分所而绝, 此天下利善剑也。又视之身中生如黍粟状, 利剑也, 加以善。EPT40:203

●欲知敝剑以不者报, 及新器者, 之日中辟; 视白坚随逢上者; 及推出黑、白坚分明者; 及无文、纵有。EPT40:204

文而在坚中者; 及云气相遂; 皆敝合人剑也。刀与剑同等 ●右善剑四事 ●右敝剑六事。EPT40:205

●利善剑文, 县薄文者、保双蛇文皆可, 带羽、圭中文者皆可。剑, 谅者利善, 强者表恶, 弱则利, 奈何。EPT40:206

●恶、新器剑文, 斗鸡、征蛇文者, 粗者, 及皆凶不利者 ●右敝剑文四事。EPT40:207

二、《相宝剑刀》册释文考释

●欲知剑利善、故器者, 起拔之, 视之身中无椎处者, 故器也。视欲知利善者, 必视之身中有黑两桁绝者。EPT40:202

“身中无椎处者”, 马文结合传世典籍认为“椎”为

“刺”，也可引申为剑的代称。“椎处”就是剑阁，它是当时军中和民间对剑阁的俗称，犹如后世民间武艺家称剑阁为“剑挡”、“剑盘”、“护手”之类。“身中无椎处者”是说“剑身没有剑格”。马文认为“剑在用于突刺时，剑格的阻挡起着使执剑之手得以毕其全力的作用，所以古人把它有称为推处。称为‘格’是从对方角度说的，称为推处则是从自己角度说的，前者言防，后者言攻，这大约是一个汉代或以前就流行于军旅、民间中的口头语，后来竟至于失传了”。《释粹》引传世典籍：“身无椎处者。”《公羊传·定四年》：“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三国志·藏洪传》：“惜洪力劣，不能推刃为天下报仇。”《史记·秦本纪》：“亦推锋争死。”《晏子春秋·内杂篇上》：“直兵推之。”据此，“推处”似当指剑格。“身中无椎处者”整句意思为：析者本意为屋梁上之横木，这里指剑脊，即平面突起部分。关于“身”，陈文采用了孙机先生的意见，即刀剑中用来击刺杀的部分。关于“推”，陈文不同意马文，而认为是“推引”之意，指刀剑开刃是研磨戡削刀剑之动作，“推处”指刀剑开刃之时留下的戡削的痕迹。同时陈文又利用传世典籍和日本现存古代制剑术语对所持观点进行了论证，将这段简文解释为：剑身表面无戡磨痕者为故器。沈文从传世典籍和刀剑的发展演变里程推断出，“椎处”可能就是“剑格”，而剑的新旧也是由此来推断。

马文认为，“故器”与新器相对，指“早于简册时代以前的剑，甚至能指春秋战国以来出自能工巧匠之手的传世宝剑”。

“两析绝者”，马文认为“两析”通“两行”，即剑身以剑脊为中心线的两个半面。陈文认为，“黑”的锻层相互平行，互无交联，各无断绝。有这种纹样的刀剑锻层厚薄均匀，多为良器。此简文大意为：具有木材纵断面纹样，称为‘黑’的锻层相互平行，各无断绝的刀剑是好剑。

“黑”，马文认为“黑”是钢铁的本色。陈文从铸造铁剑工艺的角度出发，认为是一种黑白相间的现象，是一种自然形成，而不是马文认为的剑脊处的黑色均匀展开。只有在人为的情况下才能均匀展开，稍微知道冶炼常识的人都知道刀具在制作过程中，只要不是经过上色，经过锻造后的钢铁在纹理和颜色方面同一平面是不太一样的。沈文对“视欲知利善者……两析不绝者”，解释为“要想知道钢铁制的剑利善与否，必须能见到剑身上所呈现的黑色，应顺着剑脊为中心的两个半面均匀展开才是”。

●其逢如不见，视白坚未至逢三分所而

绝，此天下利善剑也。又视之身中生如黍粟状，利剑也，加以善。EPT40:203

“其逢如不见”中的“逢”，马文认为“逢”是指剑端部的1/3，与汉代一般概念相通。《释粹》认为“逢”通“锋”，引《释名·释兵》：“其末曰锋，锋末之言也。”毕沅曰：“《说文》作‘锋’。云兵端也。”即剑的尖端称为逢。“逢”通“锋”，指剑锋。“钢剑的锋部与剑体浑然一体，没有明显的分界”。陈文认为“逢”即“锋”，指刀剑之尖。从几家的考释来看，其义一致。

“白坚”，马文结合传世典籍认为是当时人们用来称呼刀口硬度的专门术语，即可理解为刀剑刃口所含的钢分，又可理解为对钢质刃所进行的淬火处理。《释粹》引《吕氏春秋·别类》云：“相剑者曰：白所以为坚，黄可以为也，黄白杂则坚且，良剑也。难者曰：白所以为也，黄所以为不坚也，黄白杂则不坚且不也。有柔则钝，坚则折剑折，且钝，焉得为利剑？”又引《庄子·齐物论》注：“公孙龙有淬剑之法，谓之坚白。”“白坚”似是指刀剑刃部质量品色的习惯用语。陈文认为“白坚”指百炼钢刀剑表面较白的煅层，不同意马文“刀剑之刃部”的解释。

“生如黍粟状”马文认为，是指剑身上的文饰类似黍粟的细小点痕，并且可能是用炒钢为原料制成的。陈文则认为是指“黑”之部分与“白坚”交连融合，表面出现细小的圆形斑点的纹样。

沈文对简203的解释是：其剑锋因为与剑身宽窄相同，有如看不见一般，看‘白坚’即淬火只到1/3处而已，未至剑锋末端，这是天下最好的利善剑。有看剑身中有如同黍粟的细小点痕，是比利善剑还要更好的剑。

●欲知敝剑以不者报，及新器者，之日中
驛；视白坚随逢上者，及推出黑、白坚分明者；
及无文者，纵有文而在坚中者，及云气相遂，
皆敝合人剑也。刀与剑同等●右善剑四事●
右敝剑六事。EPT40:204-205

“欲知敝剑以不者报”，《释粹》解释为：要知道质量差的剑。《释粹》引《战国策·齐策》：“庙成，还报孟尝君。”释“报”为“告知”之意。陈文认为，简EPT40:204-205从内容上是连缀在一起的，“币”通“弊”，结合对居延汉简58·3的简文分析，“币剑”即“弊剑”，意为不锋利之剑，“不者报”是指不能给主人带来福报之剑，即不吉祥之剑。沈文认为“不者报”是“告知之意”。

“新器”，《释粹》认为新器的对称是“故器”，这里指新铸的剑，或曰仿制品。沈文认为“新器”指新铸的剑，或曰仿制品。

“之日中骅”，马文认为这是判断刀剑好坏的一种方法。就是将剑置之日光下，发现剑身呈赤黄色，这种剑就不是好剑。《释粹》引传世典籍的考释：骅，《广韵》作粹。《说文新附》：“骅，马赤色也。”《书·洛诰》：“文王骅牛一，武王骅牛一。”《周礼·草人》：“凡粪种刚用牛。”赤黄色亦曰“骅”。《诗·驹》：“有骅有骝。”日中，《易·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左传·昭公元年》：“旦及日中，不出。”当指正午。陈文认为“之日中骅视”指在阳光下持刀见审视，“骅”为“挈”字解，结合传世典籍中论证此字为“提”的意思，认为马文的解释有误，应将“视”与“骅”断在一起，与简202中的“起拔之，视之身中”相对应。陈文特别强调日本古刀剑是在日光或强光下鉴定，因此联想到汉代在鉴定刀剑好坏也可能是在日光或强光下进行。沈文认为“日中”就是日正当中之意，“骅”的考释同马文。




“白坚随逢上”，陈文解释为即“白坚”随锋刃向上达刀剑之顶端，简203与204，从所载内容上来看是相吻合的。“推出黑、白坚分明者”意为剑身表面锻打痕明显者，以及“黑”及“白坚”不能“黄（黑）白相杂”者。

“及推出黑、白坚分明者”，陈文认为剑的刃部自然应有充分的硬度，但剑刃在靠近剑格那个部分却不能太硬，而“黑、白坚分明”正是太硬的外观特征，白、黑似指身中与刃口颜色区别，坚指刃部的钢份。

“及无文者，纵有文而在坚中者”，马文认为“无文”指剑身无花纹，“坚中”则指剑刀的钢刃口，象征着此剑易折。《释粹》认为：文通“纹”。这里的文，非指剑上的纹饰，似指剑中的理文，“有文而在坚中”，其意甚明。“坚中”有文，说明铸剑之技不佳，当属弊剑。陈文认为“无文”即没有刃纹。沈文“无文”指剑身无花纹，“纵有文而在坚中者”，是说铸剑技术不佳，而造成的无文或劣文，故当属弊剑。

“云气相遂”，马文将“遂”释为“逆”，认为“云气”指剑文的脉络所给人的感觉，“相逆”指文理不畅；并认为“剑文不顺畅，表明剑体内各种成分糅合得不均匀，这样非但文理外观不佳，且容易在‘相逆’出断折”。《释粹》释为“及云气相遂”。引《说文》：“云，山川气也。从雨，云象回转之形。”所谓“云气”，意为文路回转，当非善剑。沈文“云气相遂”的意思则为剑身中纹路回转联结在一起，形成剑理不顺畅，表示剑体内各种成分糅合不均匀。重新考察原简，应为“运气相遂”，马文释为


“逆”，不妥。

“皆敝合人剑也”，此处《释粹》释为“合口”，对照原简和释文照片，此处应为“合人”，《释粹》排版有误。马文引传世典籍将“皆敝合人剑也”解释为“这些剑都是拙劣的仿制品”。陈文认为“敝合人剑”大约是“币（弊）合之剑”之误，其理由是：“隶书中的‘之’字，或做‘<’，颇似人字加四点，在传抄中因笔画洒漫，这四点很容易被漏掉。‘合’指合剂，即调和金属材料。”沈文对马文的观点持有疑义，但没有更好的解释，只好暂时从马文观点。关于陈文所提出的“人”可能为“之”的误写，笔者仔细观察原简后，认为此处绝无可能写错。《相宝剑刀》六枚简文是标准的汉隶，其字形扁方，左右分展，一气呵成，中间没有停顿，原简并没有陈文所提出的洒漫现象，可能为照片效果不好所致，字迹很清晰为“”的标准隶书，且撇、捺在简的正中，全册书有“之”五个，细观原简中写法均为，撇捺结合点在简偏左部，简文只有一个“”，两字的写法差别很大，因此，当为“人”而非“之”。

●利善剑文，县簿文者、保双蛇文皆可，带羽、圭中文者，皆可。剑，谅者利善，强者表恶，弱则利，奈何。EPT40:206

马文认为“县簿”是挂在门上的竹帘，指好的剑文类似竹席和苇席。《释粹》引《吕氏春秋·介立》：“悬书公门”认为：簿，简册。悬簿意同悬书，将册挂起来。这里指编简的绳子，或两道，或三道，井然有序。陈文认为大约指一种垂帘，并提到日本传世刀剑中的刃纹类似垂帘。沈文认为是一种文理非常整齐的剑纹，而其形成可能是制作良好的奏褶钢，才会有此纹路产生。

“保双蛇文”，马文认为“保”通“抱”，是指剑文是一种类似双蛇相缠绕的图形；《释粹》认为“双蛇文”似指两条曲线想对应；陈文认为“保”通“宝”，“双蛇”是数学家常用的术语，并引用《晋书·天文志》中“气如系牛，如人卧，如双蛇”来论证。

“带羽、圭中文者，皆可”，马文认为是说凡剑身呈现羽形与圭形纹者皆为上品；《释粹》认为“羽”小篆写作，文如羽形。“圭中文”，圭，古人卜筮，必画地识爻，其下之一象地，其上之十，一纵一横，象画之形。土上又作土，象画内卦又画外卦。

“剑，谅者利善，强者表恶，弱则利，奈何”，“谅”，马文认为“谅”为薄也，是两刃，脊厚刃薄，这样才可以穿切扎、断坚胄。“强者表恶，弱则利奈何”，指的是刚硬的

剑往往会表面粗劣而实际上犀利。《释粹》认为：“剑”是武器，由人掌握，谦者掌握“利善”，强者掌握“表恶”，“弱者利”，不可解，疑有脱字，奈同“柰”，《说文》无“柰”，系又汉隶变为“奈”。沈文将该句断为“剑谦者利善，强者表恶，弱则利。”意为“剑薄者利善，刚硬的剑表示是不好的，柔弱的剑因为较坚韧故反而较好。”

陈文在考证这段简文时说：“本简记载的几种刃纹，只是县薄纹一种刃纹可以通过比较文献和日本刀剑刃纹大约地比定出来，其他刃纹的形状则不得而知。本简后半段的文字也很费解，其精确的意义还需要进一步斟酌。”

对“柰何”后半段简文，沈文释为“一般人喜欢刚硬之剑，而不爱柔韧之剑”。

●恶、新器剑文，斗鸡、征蛇文者，粗者，及皆凶不利者 ●右敝剑文四事。EPT40:207

马文认为，“恶、新器剑文”是说劣剑及“新器”的剑文，古时常称不好的剑为“恶剑”。

“斗鸡、征蛇文者”，马文认为在这里是形容剑身的纹理是两鸡相斗、蛇疾速盘行的样子。“斗鸡”，《释粹》引《庄子·说剑》：“此庶人之剑，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关于“征”，《释粹》引《广韵·释诂》：“征，俱也。”《方言》：“征讼，遑隧也。”《后汉书·钟离意传》：“征营，不自安也。”

“粗者，及皆凶不利者”，马文认为是说剑文粗陋不入品者及纹理图案不吉利者。陈文引《玉篇·粗部》：“粗，不精也。”

李文则对册书做了简单的考释，认为简文中的“善剑”、“利善剑”为质量好的剑，质量差的剑为“弊剑”。“故器”为优，“旧器”为劣，“身中”为剑身，“锋”为剑端，“白坚”和“黑坚”似指剑身表面的工艺处理，分为白黑色，“推出”可能是“白坚”和“黑坚”的分界。好剑和坏剑的标准，李文认为剑端锋利，不见光点，白坚与黑坚界限不分明，黑坚不断，白坚止于剑端三分处，剑身有米粒状量点，花纹为县薄文、保双蛇纹、带羽纹；而不好的剑白坚与黑坚界限分明，白坚直抵剑端，无花纹，或虽有花纹隐于白坚和黑坚之下，花纹为斗鸡纹，征蛇纹及线条粗劣或带凶象的花纹。另外简文“强”、“弱”表硬度，“利柰何”指韧性，提刀的标准与剑相同。

三、《相宝剑刀》册的命名问题

关于此册简文的定名问题，陈文认为：“《汉书·艺

文志》数术条载有《相宝剑刀》二十卷，《相宝刀剑》中，使用了‘利善刀剑’的称呼，而未使用‘宝刀剑’一词，两者对鉴定对象的称呼不同。从这种对鉴定对象称呼的差异上看，也许《相刀剑册》并不是《汉书·艺文志数术》形法家条所载的《相宝刀剑》一书的残简，而是其他相刀剑书籍的残篇。但两者是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十分密切的。”

沈文认为：“由于古相剑术早已失传，人们对于《汉书·艺文志》所载《相宝剑刀》及阮孝续《七录》载《相宝剑经》等书，皆只见书名但未知其内容。居延所出相利善剑之简牍，则可让我们了解汉代对刀剑鉴定之标准，而居延所出相利善剑之简牍，也可证明《相宝剑刀》及《相宝剑经》之存在，亦有可能是《相宝剑经》及《相宝剑经》之笔记或心得。似乎可以《新居延汉简〈相宝剑刀〉册》暂名，如此较副其实。至于标点符号因有解释有关，故亦有甚多讨论空间，对于其中之关键字有些从字面似可了解其意思，但仍然不能引经据典。”

钟少异在《古相剑术刍议》中认为，六简的基本内容是通过剑刀的器身外表（包括纹理）来鉴别剑刀的优劣（利善恶弊），阐述了有关标准，它与《汉书·艺文志》所记录的《相宝剑刀》是同一类书，是确确实实的古相剑术专著。其阐述剑刀优劣标准的方式与《吕氏春秋·别类》所记相剑者之语非常相似，如第二简谓：“又视之身中生如黍粟状，利剑也”，与“黄白杂则坚且韧，良剑也”，如出一辙。可见这部书就是著录相剑方士之言而成的相剑经。他认为：在出有这六枚简的破城子第四十探方中共出土了八枚简，年代最早的是汉成帝元延四年（前9），最晚的是王莽始建国地皇二年（21）。这说明六简的抄写时间大致在新莽或其前后（发掘简报定为“王莽或建武初年”）。至于成书年代，当在此之前。从E.P.T40:205简有“刀与剑同”等语可以来看，开始剑、刀并相，其成书可能始于西汉。发掘简报谓六简或即汉志《相宝剑刀》的部分，虽无直接证据，但不是没有可能的。

四、《相宝剑刀》册所见的冶铁技术

简文只是介绍了判断刀剑的好坏，其中所记录的文饰则隐含了一种铸铁工艺。陈文从传世典籍入手对简中记载的县薄文、双蛇文、斗鸡文、征蛇文等铸剑过程中所产生的文饰进行分析，认为在汉代已经掌握了间接淬火技术，就是指由人工控制刀剑中部分的冷却速度，从而形成各种固定的刃纹类型，很可能汉代的铁制刀剑是用间接淬火技术制作的。这为研究我国古代

陕北神木大保当汉画像石形质初探*

邱楠 梁昭华 王轶峰

(西安工程大学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8)

[摘要]基于汉画像石在全国范围内的大量发掘,为使这种艺术形式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系统化,本文通过对陕北神木大保当汉画像石在特殊地域环境中产生原因的分析,阐述该地区画像石造型艺术的特点及其精神实质,进而说明陕北神木大保当汉画像石在我国同类画像石艺术中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和研究价值。

[关键词]大保当;汉画像石;地域环境;造型艺术;汉代精神

[中图分类号]K879.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0-0017-05

一、引言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也是中原文明向周边地区高速辐射的一个时期,各种艺术门类在这个时期均大放异彩。其中,地处陕北神木大保当的汉代画像石以其特殊的地域环境、历史背景及其造型艺术特色和精神风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此类画像石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二、大保当汉画像石所处的特殊地域环境及历史条件

大保当汉代城址位于陕西省北端神木县西南隅大保当镇任家伙场村老米圪台附近,东距大保当镇约1公里。汉画像石墓群位于城址南部约2公里的榆神公路(302国道)两侧。在对该汉画像石墓群的两次考古发掘中共出土画像石60余块。此墓群是目前所知此类

墓葬分布的最北端,扩展了陕北地区画像石的版图分布范围。

大保当汉画像石墓群所在区域,地处陕北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地过渡地带的东段。地理地貌属于风沙草滩地,为秃尾河流域范围。发掘报告称:秃尾河从大保当北侧流过,原属秃尾河支流的野鸡河。由于沙浸,已经基本成了内流河,水量虽小但长年不息。其两侧平缓的滩地是大保当最为富庶的地方,适于农耕和放牧。^①见(图1)对大保当汉代城址试掘时发现,每个夯层之间都夹一层细沙,城壕内汉代堆积层下发现了间歇成层堆积的沙层,并且在第三层堆积中发现有大量的含沙。在画像石墓的部分发掘中,也发现了第三层是风成沙层,为纯净黄沙,且在封土之上。说明在修筑墓葬时这一带地表可能有积沙,最起码局部地方存在这种现象。^②可见当时该地区已经沙化,自然生存条件相对较差。由于政

的铁器制作技术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五、结语

综观该简册的研究现状,到目前为止相关的专门论文不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汉

书·艺文志》中记载《相宝剑刀》册的内容已经遗失,所能参考的该时期文献资料不多;二是该简册内容不完整并有缺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和补充,全面解开两汉时期的冶铁铸造的发展状况将为时不远。

[注释]

①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1年标点本。

② 马明达:《居延汉简〈相宝剑刀〉册初探》,《敦煌学辑刊》,第3期。

③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④ 钟少异:《古相术刍议》,《考古》,1994年第4期。

⑤ 李零:《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⑥ 沈云韬:《新居延汉简〈相宝剑刀〉册之初步探讨》,《简牍学报》,第17期。

⑦ 陈力:《〈居延新简〉相利善刀剑诸简选释》,《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